

S J M Y D C D



motto

世界名言大辞典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quote

世界名言大辞典

主编：王德纯、王德胜

副主编：王德胜、王德纯

· 1 ·



H032-1
D15

世界名言 大辞典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庞国弘 郑妙昌 马丕环

世界名言大辞典

戴镛龄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59.75印张 1763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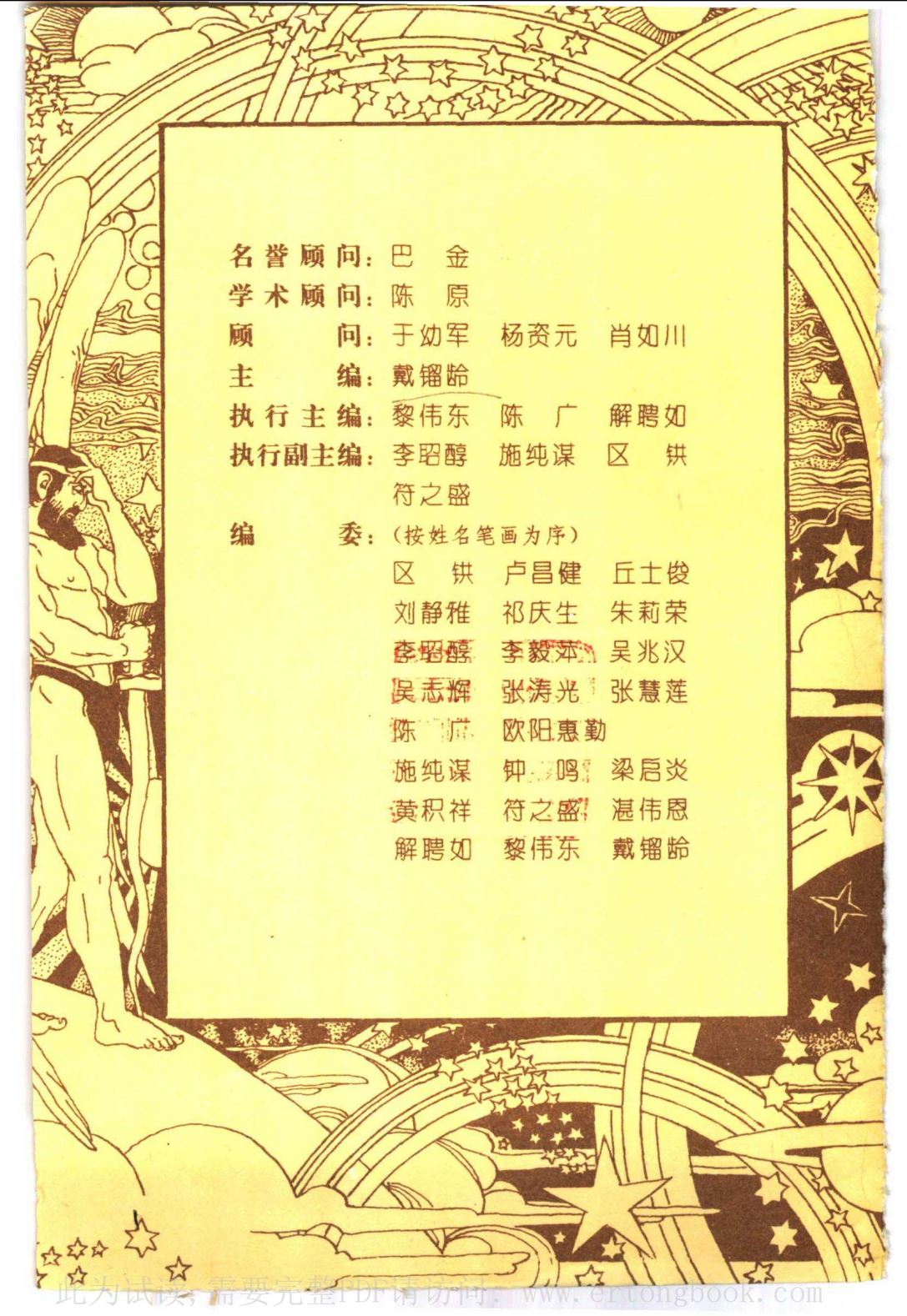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219-03098-3/H·27 定价:86.00元



名誉顾问：巴 金
学术顾问：陈 原
顾问：于幼军 杨资元 肖如川
主 编：戴镗龄
执行主编：黎伟东 陈 广 解聘如
执行副主编：李昭醇 施纯谋 区 拱
符之盛

编 委：（按姓名笔画为序）

区 拱	卢昌健	丘士俊
刘静雅	祁庆生	朱莉荣
李昭醇	李毅萍	吴兆汉
吴志辉	张涛光	张慧莲
陈 广	欧阳惠勤	
施纯谋	钟 鸣	梁启炎
黄积祥	符之盛	湛伟恩
解聘如	黎伟东	戴镗龄

论 名 言

《世界名言大辞典》序

陈 原

1

名言、警句、箴言、嘉言、格言、谚语、引语……所有这些具有微小语义差别的称呼，在社会语言学某一层面上，却通通表达了同一种语言现象——那就是一种浓缩了的思想片段，一种纯化了或结晶了的论点，或者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超时空信念：这种思考、意识、信念，不是用千言万语，不是用浩繁的卷帙来表述，而是用极其精练的语言，用社会公众最容易理解或接受的语言（亦即“喜闻乐见”语言）表达出来，传之久远。这些名言或警句往往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有具体的语境，通常还会有联结在一起的上下文（context），而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社会公众的筛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这许多语言材料通称为“引语”的缘故。名言、警句——所有称之为引

语的——这些语言材料，是一种语言结晶体。我曾经描述过这些语言结晶体的意义和作用：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流过了同时沉积了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或者激动心弦的话语——一个词组、一个句子、一节诗词、一段文章，其中有些是说理的，有些是抒情的，但不论是说理的还是抒情的，都是前人在实践中，在生活中，甚至在坎坷道路中得出的结晶。这些透明的晶体经历几个世代，几十个世代，流传下来而没有丝毫磨损，正相反，这些结晶在社会交际活动和人类思维活动中仍然闪闪发光。旧时的信息唤起了新鲜的感觉，激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①

换句话说，这些语言晶体都蕴藏着很深刻的智慧或哲理，反映了创始人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因此，社会公众愿意引用这些语言晶体来表达与这个晶体所传递的信息相同或相类似的情感；不必说社会公众在接触到这些引语时，他们也会受到某种熏陶，某种启发，某种激励，某种警悟，引发某种联想或推断，从而在自己当时或此后长时期的思想或行动中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们对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发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在一些语言学专著中几乎不太注意到名言或警句这类引语的存在价值，即在社会交际中所获得的价值。

引语不受时空的限制，其理自明，因此，社会公众不但喜欢引用土生土长的、本民族（“母语”）的名言或警句，而且常常喜欢学习并引用异国异地的其他人群（其他民族和其他语言）的名言或警句。只要合适，人们就毫不迟疑地“拿”来，古今中外，一概不问——自然也不去查问那创始人（即最初传播这片言只语的人）姓甚名谁，更不去考究此人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层，哪个社会群体。这符合语言的功能法则，也符合语言的经济法则。不只是有教养的所谓文明人（即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在合适的场合引用这些结晶，就是没有读过多少书本的人，他们也会从世代相

传的口头语言中获得并接受这些结晶，也会在合适的场合，不失时机地引用它们。名言或警句这种语言结晶是到处都有的，正如一个哲人所谓：“世间常常有很多很好的嘉言，只不过我们没有去运用罢了。”^②

2

可以认为，名言或警句是思想的结晶，闪现了思想的“火花”，加上社会习俗（社会伦理）和时代特征的“火花”。现实的火花是一闪即逝的，但思想的“火花”却在它迸发出来以后很长很长的岁月中起着社会效益作用。甚至万民唾弃的“恶人”也留下了邪恶的“火花”，那尽管是鬼火，却也能对善良的人们起着警惕的作用，比如人们还记得 30 年代纳粹的狂人戈林“元帅”那邪恶的鬼火：“大炮使我们强盛，而黄油不过使我们发胖”——演变而成“大炮代替黄油”那样简洁的“名言”；或者另一个纳粹造谣专家戈培尔所谓“谣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这样的邪恶鬼火，也给后人留下很有益处的“启发”。

非常有兴味的语言现象是，尽管名言或警句不是孤立地“创制”出来的，甚至以《思想录》著名的帕斯卡尔，他那部代表作也并非孤立地“创制”出来的警句汇编。但是也有些思想家的制造物，几乎可以说完全由警句组成。首先想到的，是那位有争议的哲学家尼采说的一段话：

“我的奢望就是，把别人要用多少部书才能说的话，仅仅用十个句子表达出来——甚至连别人在那许多部书中没有说到的话也说出来。”^③

尼采的书几乎充满了互不连贯的警句——其难于理解或不易准确地理解的原由，也正因为这些警句没有上文下理。也许维特根斯坦^④这位奥地利人引为骄傲而英国人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他那名噪一时的《逻辑哲学论》以及他晚年的代表作

《哲学研究》，完全是由警句组成。特别是前一部书，耐人寻味，而且不言自明是各人有各人不完全相同理解的书。尽管他有这么一句警句：“凡是可以讲述的东西，应当可以清楚地讲述。”但他所有的警句，却不都使我能够清楚理解。这部书的最后一章，只有一句警句，倒是极有启发性的——“凡人不能说的，就该保持沉默。”饶有兴味的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编引语词典时，竟得不到他的代理人许可，无法编入维特根斯坦许多“思想的火花”。

其实孔子的言行，有许多也是后人传诵的警句所构成或所表现的。“有教无类”，这是其中的一句。我怀疑孔丘当时是否说得如此文绉绉，他说话时没有录音机，只好认为他说的话——特别是留给世人的话——就是这样简练、精辟的。有教无类者，是指进行教育工作的对象应当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两千年后，我国近代思想界的前驱之一的张元济^⑥演绎而成“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幼，无城无乡”都应当有受教育的权利，就是“有教无类”的意思。时间是最好的试剂。历两千年而仍然被人所信奉，可见这一警句是带有普遍性的哲理。或者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所表现出的人民性。50年代初一位哲人指出过这种“人民性”。可惜不久以后人民性概念受到批判，说人民性是同阶级性对立的，因而引申而为“人民性”一词带有否定阶级性的味道，被划入修正主义思想范畴；到了那荒唐的十年间，即绝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批孔时，这一警句成为抹杀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论的代表。批林批孔运动登场，这一警句就成了毒草——可见在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政治气氛下，引用警句是一种“灵魂的冒险”。不过现代人确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教无类”这一名言，将是对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很有启发的思想“火花”。

但毫无疑问，大量（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名言或警句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创始人的鲜明个性、立场和观点。不如是，就不能成为语言“结晶体”，也就不会成为后人所乐于引用的名言。

比如说，人所熟知的“朕即国家”^⑥，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55年不可一世地如此宣称的——时人称这个国王为“嗜血的老虎”。这句“名言”活生生地描绘出这个封建君主的专横心态：什么国家，什么政权，什么法制，什么百姓，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只有我就是——一切。一切我说了算。“朕即国家”是17世纪法兰西革命前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最好的写照。这句“名言”恰恰同东方古老封建帝国不当权的哲人另一句名言“民贵君轻”形成鲜明的对照。两句引语对社会思想史和对中西思想比较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启示。

还有一句许多人都知道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之所以存在，我之所以有我，因为我在想着我存在，假若我不这样想，那我不存在了。这是典型的唯心论——哲学家笛卡儿^⑦留下来经常被人引用的警句。不论你持什么观点，是唯心论观点，还是唯物论观点；不论你赞成还是反对这观点，作为现代文明人，作为有教养的当代公民，你应当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句简洁到无可再简洁的典型的名言。正如人们同时也应当记得镌刻在马克思^⑧墓碑下方的铭文（铭文往往也是一种警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现代文明人应当知道这句名言，应当知道这是一百多年来世间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或实行家的不可或缺的“信条”——所有的“信条”，都会成为我们所议论的“名言”或“警句”，这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

革命者常常喜欢引用歌德^⑨在《浮士德》里借魔鬼梅菲斯特之口说过的一句“名言”，那就是：“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真正的革命者都着重当前的现实——这是“生命之树”，而不拘泥于过时的教条——这是灰色的东西。比起活生生的现实来，一切教条都是黯淡无光或者说不值一文钱的。生活，唯有生活，唯有作为生活的象征的“生命之树”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源泉——一切理论的源泉，所有运动的基础。

常有带着讽谕的名言在人世间流传——往往是对于荒唐的统治者的讽刺。比如：“何不食点心？”（直译是：“让他们吃点心呀！”）这样一句，据说是18世纪玛丽·安东妮女皇^⑧听了大臣汇报她的子民已陷入饥饿时所发的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谕”。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认为没饭吃了，那有什么要紧，吃点心不是更美味么？活龙活现的一句讽谕，同我们代代相传的晋惠帝司马衷的“名言”“何不食肉糜？”一样，真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呵。

在那“史无前例”的荒唐岁月里，造反英雄时常唱在嘴边的一段“咒语”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此语出自高尔基一篇杂文。这在当时是很豪壮的，很适合那时的语境——此时却令人想起了西方传下来的另一句名言：“上帝让人灭亡，首先叫他疯狂。”——这句话在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中都记载了，虽用词微有不同，但其意则一。其实这句名言用在那荒唐的年代，比之高尔基的引语还更适合些。

流传人世的口头名言，有一部分是前人弥留时说出的^⑨——也许是模糊不清的音节，但是亲人们却听得清楚，而后人听了记录下来，却也带有无穷的感染力。例如古罗马凯撒大将战功显赫，骄横跋扈，以致被他的亲信部将群起刺杀——据说他临终前看见刺杀者中竟有同他一起南征北战的“亲密战友”布鲁托斯时，他在震惊之余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布鲁托斯？”此语原为拉丁文，希腊文的记录略有不同，他说的是：“（是）你呀，我的孩子！”这句名言也有很深刻的讽谕意义。歌德最后一句遗言是著名的：“（给我）更多的光亮呀！”而贝多芬的遗言却是悲凉的：“我在天国将能听见了。”——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年华正茂时失去了听觉，以致于同死神握手时作出如此感人的充满希望的箴言。相传纳粹刽子手、特务头子希姆莱自杀前还是那么傲慢地大吼：“我是希姆莱！”

难怪狄德罗^⑩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

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3

把某种民族语的名言或警句移植到另一种民族语，又是一番“灵魂的冒险”，——常常因为移植失去了原作的那股神气，那种力度。比较相近的语言文字互译时，也许困难的程度可以减少些，例如拉丁罗马语系的语言之间移译，比较容易获得传神的效果。

现今西方文献中常常引用的凯撒那一句：“Veni, vidi, vici!”就是一例。相传这位将军在一次战役中速战速决，正如迅雷闪电般赢得了战争，他在致友人信中使用了由三个词构成的句子。在原文拉丁文中，三个词都是双音节的，重音都在头一音节，并且都以 i 音结尾，声调铿锵、明快，有一种雷霆万钧之力。词意是明白的，来了，见了，胜了；译成英文却必须加上一个 I（我）字，成为：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已失去原文那种磅礴之气——拉丁文这三个动词却是表达了第一人称，单数过去时这一连串因素的；移植为法文，则嫌更加罗唆了（Je suis venu, j' ai vu ai vaincu），虽则法语同拉丁语的血缘关系比英语同拉丁语还要亲一些。在这个例子中，倒是移植到俄语时还保持了原来那种不可一世的雄姿。俄文作 Пришел, увидел, победил! 听起来——如果按斯拉夫语系的气势来说，倒也还有力度。这样说几乎推翻了我上面提到语言系统相近的场合移植容易传神一说。但这是一个例外。比如这句名言移植到不同语系的汉语来，虽有多种译法，却都不那么理想。有人译为“来了，见了，胜了”——简则简矣，却少了“我”，不像凯撒说话的神气。有作“我来了，我见到了，我征服了！”——这里有“我”了，可是听起来失去了活跃在语音中那种豪迈的神态。至于有译为“我来了，见而胜了”——意思都有了，却因译者未曾深究，豪言壮语成为

日常讲话了。

至于莎士比亚笔下那个悲剧性人物哈姆雷特说过的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 则苦了天下英雄，使他们大伤脑筋，移植者绞尽脑汁要传递丹麦王子那种犹疑不决的性格——从文言到白话，半个世纪中出现了不下十几种译文，直至今日还有种种创新。“然耶？否耶？”“是耶？非耶？”“活还是不活？”“生存还是毁灭？”“存在乎，不存在乎！”……如此等等。我这里不想评论各家的得失、优劣，我只想说明：名言的移植是多么艰难多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还有莎士比亚。他创造的悲剧人物朱丽叶突然发现她的恋人罗密欧正是世仇家族的成员时，几乎绝望地嚷出了那句话：

O Romeo, Romeo! wherefore art thou Romeo?

罗密欧呀罗密欧，干吗你姓罗密欧呢？用旧式“言情小说”的写法，说是“吾爱呀吾爱，为何出自仇门呀！”感情的传递可真难呀。

也许从日文移植到汉文来比较省力些——日语跟汉语在语言系统方面并不太近，但因为日文借用了一些汉字，所以显得有点近亲味。我说，比较省力些（因为原文用了一些汉字），并不说容易些。厨川白村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因为有鲁迅的名译而显得既通俗又传神了。《蟹工船》的作者——日本的普罗文学家小林多喜二有一句话是很可爱的，那就是：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最懂得光明的可贵。”比起原作来，也还略嫌罗唆，不如从英文译的雪莱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么使人感到很自然，感到人间充满了希望。这一名句在长期受压抑的中国人中传诵很广，奇怪的或者不奇怪的是西方很多名言录里却没有选取它。

4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寻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语言所表达

的“思想的火花”，然后把它们准确无误地移植到我们的民族语中来，可想而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十分艰巨的语言工程。如果不解放思想，碰到的第一个难关就很难攻克——这就是长期在“左”的气氛感染下，编选者常常会被一些长于挑刺、短于求实的君子们责难。为什么选这一句？为什么不选那一句？这一句太消极，那一句又过于感伤。这一句引导读者到哪里去呀？那一句带领人群奔向何方？一言以蔽之，责难者忘记了名言或警句的编集，本身不是政治教科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程——不能要求每一句名言都能起到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导向”作用。不，没有这样的辞典，把名言警句编集成书，只不过给读者提供一个闪耀着思想的“火花”的信息库，其最初的或者最基本的作用是打开读者的眼界，让广大的读者同编选者一道，去遨游世界文明的宝藏，从而开阔视野，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心态。如果在这当中能得到某些启发，那就更好了。书的作用不是万能的，这样一部书也只能在读者的文化积累和文化素养上增加微小的一点点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低估了90年代中国普通读者的自信心和判断力。

用名言或警句编集成书，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力求面广些，数量多些，名之曰词典；一种力求精湛些，数量少些，名之曰名言录。词典的社会功用首先是备查考用的——某一类主题，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某个名人或学人，曾经说过什么，有过什么精辟的论点；或者有过能启发时人思想的有益的论点；或者有过与当代精神完全相悖的论点（某种场合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论点）；或者某人曾经留下过哪些值得思考的语言片段；或者某一为人熟知的名句出自何“典”——何种语言，何种语境，何种册籍——有着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或社会背景。为了要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就需要有这样一部书去检索——一般地说，词典是供人“翻、检、查、阅”的。这样的词典如果编选得精确，而移植时又经过尽可能审慎的推敲，设若在需要说明的地方还加以必要的画龙点睛式

的注释，那么，读者就会通过检索，毫不费力地取得他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原先意想不到或设想不周的启发。

当然，这样的一部书也可以供人阅读——也许比看无聊的低级读物得到更多的乐趣。但我宁愿看到在这部大书基础上精选而成的名言录。名言录是供人吟味的，宛如不时有个哲人或有智者在你耳边细语。也许这样的名言录应当选得更加令人鼓舞些，充满了诱导人们向上，向着美好的人生迈进的那种激情。有这么一部名言录，可以放在口袋里时时翻看，人的精神生活不仅可以说是健康，而且是丰满了。

攻克难关的人们是可敬的。他们——参加词典工作的人们，不怕艰险，不怕伴随着成果必然出现的缺陷、疏漏或错误，更不怕某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他们凭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夜以继日地认真劳动，千方百计要把这项语言工程做好。我跟这部词典以及名言录的主将们相处了短短一段时光，我承认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都是值得尊敬的。正因为此，我把这部书介绍给社会公众：请你们也来参与这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提意见，正疏漏，使这部书更加完善。这都是你们和我们和我的共同责任。

1993年春节在香港

注释：

①《关于名言、引语的随想》，收在《语言和人》论文集（1993）中。

②这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 Pascal, 1623—1662）在《思想录》（*Pensées*, 1670）中的话，有何兆武中译本（1986）——这部书充满箴言或警句。

③此语出自德国哲学家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所著《偶像的黄昏》（英译作 *Twilight of the Idols*, 1888）。

④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1889—1951）所著《逻辑哲学论》（1922）和《哲学研究》两本代表作都已有中译本。下文所引分别见 § 4.116 及 § 7。

⑤张元济（1867—1959），通常称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商务印书馆创办者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张元济为先驱者之一。

⑥路易十四（Louis XIV, 1438—1715），此语原文为法文，即 *L'Etat c'est moi*。英译作 *I am the State*。

⑦笛卡儿（R.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此语原文为拉丁文，即 *Cogito, ergo sum*。法文作 *Je pense, donc je suis*。英译作 *I think, therefore I am*。

⑧马克思（K. Marx 1818—1883），语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⑨歌德（W.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文学家。引语见诗剧《浮士德》。

⑩玛丽·安东妮（Marie-Antoinette, 1755—1793），原文为法文，即 *Qu'ils mangent de la brioche*。英译作 *Let them eat cake*。

⑪关于弥留时的语言，参见 Martin Manser, 《The Guinness Book of Words》，1988，第五章。

⑫狄德罗（D. Diderot 1713—1784），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语出他所写的画评。

编者的话

这部《世界名言大辞典》的选题是在批判“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之后，对于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又有争论的背景下决定的。当时许多人对介绍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心有余悸。然而，参加编撰工作的同志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都不能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定要借鉴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通常是以精辟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将其汇成一集，编撰一本外国名言辞典，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同外国的文化交流都将是有益的尝试。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这本书才终于问世。

引语辞典不以释义为主，但它也要遵循一般的辞典编撰原则。我们认为，这些一般原则至少有5条：

1. 准确无误。2. 内容求新。3. 选材精当。4. 服务现实。5. 使用方便。

先说第1条：准确无误。引语辞典虽然没有释义，但引文和出处同样要求准确无误，特别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材料更有一个是否达意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很多错误实例：

* *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古罗马] 泰伦提乌斯：《自讨苦吃的人》

(英语译文：I am a man, and I think nothing appertaining to mankind foreign to me. 我是人，我认为凡是关于人的对我都不陌生。)

有的引语辞典却译成：“我是一个人，我认为凡是人都不是外人。”

出处的错误就更是五花八门：